

少數民族語言的現象有助於解決漢語 音韻學的問題*

李壬癸**

摘 要

本文討論中國境內少數民族語言的現象如何有助於解決漢語音韻學的問題，包括上古音的流音、陰聲字、聲調來源、清鼻音、圓唇舌根音等，這些都可以從少數民族語言的現象得到很好的啟示，進而解決漢語上古音的一些疑難問題。有親屬關係的藏緬語言固然如此，即使其它沒有親屬關係的語言有時也可以提供有用的線索，因而取得更能令人滿意的研究成果。

關鍵詞：上古音、流音、陰聲字、聲調、清鼻音、圓唇舌根音

2021.04.07 收稿，2021.05.26 修訂稿收件，2021.05.26 通過刊登。

* 本文於2020年11月28-29日第18屆國際暨第38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做專題演講。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何大安先生不少協助，又獲得丁邦新先生及兩位審查人的指正，在此一並特此致謝。文責自負。

** 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一、前言

本文以少數民族語言的現象來解釋漢語音韻史上一些令人困惑的問題。語言現象的丟失，常可以藉由觀察相關語言的現象來重建。已有不少學者（如 Schuessler，龔煌城）利用藏緬語言的現象來解決漢語上古音的問題。

語言隨著時間而改變，後代的語言不可能完全保存古語的所有現象，多多少少都會丟失一些。每一種語言所保存的或丟失的古語現象會跟其它相關語言的不盡相同，因此我們常須藉助於其它各種相關語言的現象來構擬古語的系統。

有親屬關係語言的現象最值得關注。漢語跟各種藏緬語言的親屬關係如今已經確立，要解決漢語史的問題，我們就得多了解各種藏緬語言各層次（音韻、詞彙、構詞、句法等）的現象。正如龔煌城（1993）所說的，「漢語上古音的許多疑難問題可因漢藏比較語言學的研究而得到解決」。然而，最好得要有漢語內部的證據，如果只是根據藏緬語外部的證據，就有可能把時代的層次推得太早的危險，那就是屬於更早期的原始漢藏語，而不是較晚期的漢語上古音了。

語言演變都有共同的趨勢，例如濁音清化、塞音變成擦音、流音變成滑音等，常見於東南亞各種語言。因此，即使沒有親屬關係的語言現象也可能有助於解釋漢語史的問題。

中國境內少數民族語言包括北方的阿爾泰語言和西南地區的藏緬語言、侗傣語言、南亞語言、苗瑤語言等好幾百種，語言現象非常豐富。除了藏緬語言之外，其它各種少數民族語言大概都跟漢語沒有親屬關係（參見 Li 2019）。

二、根據藏緬語的現象來解決漢語上古流音的問題

漢語自中古以來都只有一種流音，即來母 *l*-。有親屬關係的藏緬語言卻大都有 *l*- 和 *r*- 這兩種流音。令人納悶的是漢語的 **l*- 對應藏緬語的 *r*-，例如漢語：「六」**ljək*w > *ljuk*，對應藏語：drug「六」，緬語：khrok「六」；然而漢語的 **r*- 卻又對應藏緬語的 *l*-，例如漢語：「翼」**rək* > *jiək*，藏語：lag「手」，緬語：lak「手臂」（龔煌城 1994）。又如漢語：「立」**gljəp* > *liəp*，對應緬語：rap；

然而漢語：「業」*rap > jiäp，對應景頗：lap (Yakhontov 1976)。¹ Schuessler (1974) 指出漢語曾經先後發生了 l->j- 和 r->l- 的音變，發生音變的時代是在漢代，大概在公元元年以後。這就是說，中古的來母 l- 乃來自上古的 *r-。他的證據是漢語十二地支中的「酉」字借到傣語系 Ahom 語中借作 rao，Lü 語中借作 hrau，而且漢代的聲訓以「老」及「留」訓「酉」(龔煌城 1994)。這個例子充分顯示單憑漢語本身的材料無法解決問題，但是憑藉漢語跟藏緬語的比較研究，再加上傣語從漢語的借詞，就能解決漢語上古音的一大疑難問題。

古漢語輔音尾是否也有這兩種流音？流音尾中的 *r 尾，高本漢、董同龢都提出過；但只是零星的幾個字而已。李方桂師則是將歌部字和部分的微部字都擬上了 *r 尾，使得系統上更為整齊。流音尾 *r 的存在，能夠很理想的解釋「歌寒對轉」、「脂真對轉」的現象，這可以從漢語內部得到支持(何大安，email 2020/3/2)。龔煌城(1993)更進一步認為古漢語有 *-l 和 *-r 這兩種輔音尾的流音。但是他的證據主要都是來自藏緬語言，即藏語的 -l 和 -r 都對應漢語的 -n，例如漢語「貧」*bjien 對應藏語 dbul「貧窮，缺少」，漢語「竿」*kan 對應藏語 'khar「杖，棍」。然而，漢語內部的證據似乎仍嫌不足，尤其是 *-l 尾的擬音。不過，他所推測的上古漢語廣大地區曾經發生了 *-l > *-n 和 *-r > *-n 的語音變化，理論上是有這種可能，可以從台灣南島語言泰雅語群得到例證。泰雅語群包括泰雅語和賽德克語，有些方言已發生了 -l > -n 的語音變化。即使還沒有發生 -l > -n 音變的方言，年輕一代的人也常有這樣的音變，例如，他們會把 tayal 說成 tayan (參見 Li 1982)。

三、上古陰聲字

《詩經》押韻和諧聲這兩種資料都顯示漢語上古陰聲字跟入聲字有極密切

¹ 這種語音倒轉的現象，英文叫做 flip-flop rule (Wang 1969)。我們很難想像音變的過程會是在一瞬間 l 跟 r 忽然對調過來。如果藏緬語的 l 跟 r 是存古的，而漢語的 l 跟 r 是創新的；要是先發生 r->l- 音變，它會跟原來的 l- 合併，這與事實不符；如果先發生 l->j- 音變，後來才發生 r->l-，就沒有問題了，正如下文所述。Yakhontov 的例子他只列出中古音，我根據李方桂(1971)補了上古音的擬音。

的關係，這是漢語內部的證據。這種關係到底是什麼？入聲字我們已知是收 -p, -t, -k 尾，而陰聲字高本漢的擬音是濁塞音尾 *-b, *-d, *-g, 李方桂則擬 *-b, *-d, *-g, *-gw 尾，而另外一派的想法可以王力（1958：61-63）和 Baxter（1992）為代表，他們認為陰聲字是開音節，並沒有輔音尾。到底孰是孰非？我們可以從漢語的內部證據以及漢藏語比較研究的外部證據去做觀察。

以常識作判斷，發音一定要完全相同或很相近的才能諧聲，押韻則要求主要元音及韻尾要完全相同或很相近。以上古音聲母為例，李方桂先生（1971）發現以下這兩條通則：

（一）上古發音部位相同的塞音可以互諧。

（a）舌根塞音可以互諧，也有與喉音互諧的例子，不常與鼻音（疑母）諧。

（b）舌尖塞音可以互諧，不常跟鼻音（泥母）諧，也不跟舌尖的塞擦音或擦音相諧。

（c）唇塞音互諧，不常跟鼻音（明母）諧。

（二）上古的舌尖塞擦音或擦音互諧，不跟舌尖塞音相諧。

用語音符號來表示，p-, ph-, b- 互諧，t-, th-, d- 互諧，k-, kh-, g- 互諧，ts-, tsh-, dz-, s- 互諧。這就是說，發音部位要完全相同，發音方法也要完全相同或幾乎完全相同才能互諧；塞音跟同部位的鼻音互諧都只是少數例外。出現在音節首的聲母既然如此嚴謹，輔音尾理應也相同，豈能有太大的差異？丁邦新（1987）也認為陰聲字應該具有輔音尾才合理。

陰聲字有一些在藏緬語也保存了同部位的輔音尾，而且常為濁塞音。例如（例子都取自龔煌城 2003 以及 Gong 1995）：

上古音 二 *mjids，書面藏文 gnyis，書面緬文 hnac（Gong 1995）；

上古音 坐 *dzuadx，書面藏文 sdog（Gong 1995）；

上古音 話 *gwrads，書面藏文 gros（Gong 1995）；

上古音 胡 *gag, 書面藏文 gag gi red 他是誰? (Gong 1995);

上古音 友 *gwrjəgx, 書面藏文 grogs (Gong 1995);

上古音 護 *gwagh², 書面藏文 'gogs “防止不幸”, 'gog-skyong “防護” (Gong 1995);

上古音 胞 *prəgw, 書面藏文 phrug “小孩、幼小動物” (Gong 1995);

上古音 武 *mjəgx, 古藏緬語 *d-mak < *mjag ~ *mjak (龔煌城 2003);

上古音 負 *bjəgx, 古藏緬語 *bak < *bjəg ~ *bjək (龔煌城 2003);

上古音 霧 *m(r)jugs, 古藏緬語 *(r)muk < *mjug ~ *mjuk (龔煌城 2003)

上面最後三個例子涉及陰入對轉的現象。漢語同源詞陰、入、陽對轉的現象很常見，都是輔音尾的轉換，同樣的現象也見於各種藏緬語言。假如陰聲字是開音節的話，就無法解釋為何某韻部的陰聲字總是跟特定部位韻尾的字發生轉換，也就很難解釋這種普遍存在於漢藏語言的對轉現象了。對轉不只是音韻，而且是構詞的現象。這種構詞的徵性很不容易移借，應是從原始漢藏語傳承而來。

根據高本漢的研究，諧聲時代比《詩經》押韻要早一些，諧聲時代還有 *-b 尾，到了《詩經》時代已變成 *-d 了，例如「內」*nwəb > *nwəd > nuài：「納」*nəp > nâp，「蓋」*kâb > *kâd > kâi (Karlgren 1940: 29)。根據龔煌城 (Gong 1995) 的研究，*-b 也有變成 *-gw 的，例如柔 *njəb > *njəgw > ńzjəu。

到了後期 *d 尾變成滑音 -i，*-g 尾也大都變成 -i，只有少數 (侯幽) 變成 -u，*gw 尾都變成滑音 -u (Ting 1975: 238-241)。

台灣南島語言賽德克霧社方言就有 g 在詞尾變成 w 的例證 (參見楊秀芳 1976)，今再增例證如下：

/sepeg/ : s<m>epuw “在數”，s<n>peg-an “數過”，sepeg-un “要數”，
sepuw 或 speg-i “數！(命令)”；

/kiicug/ : miicuw “怕”，kcug-un “要怕”，k<n>cug-an “曾經怕過”，

² 此字 Gong 1995 寫作 護 *gwagx，疑其聲調有誤，故改為 *gwagh。

kiicuw “怕”，*kcug-i* “怕！”；

/pacig/ : *pacuy*³ “鏟起秧苗”，*pcig-i* “鏟起秧苗！”，*p<n>cig-an* “鏟起過秧苗”；

/barig/ : *maruy* “買”，*baruy* “買”，*brig-an* “買賣處”，*mbaruy* “要買”，*brig-i* “買！”；

/dayag/ : *d<m>ayo*⁴ “幫忙”，*d<n>yag-an* “幫過忙”，*dyag-i* “幫忙！”。

四、聲調的來源

漢語上古音跟中古音都有四個聲調：平上去入。有些藏緬語言都沒有聲調，而有些語言雖然有聲調，但它們在語言之間未必都能成系統地對應起來。因此，古藏緬語大概並沒有聲調，原始漢藏語也沒有聲調。⁵ 如若如此，聲調是在古漢語之前才發展出來的。

聲調跟輔音尾有密切的關連（李方桂 1971）：入聲就是收 **-p*, **-t*, **-k* 尾的音節，而平上去就是陰聲字和陽聲字，收 **-b*, **-d*, **-g* 和 **-m*, **-n*, **-ng* 尾，也有可能收複輔音尾，如 **-ks*, **-gs*, **-ngs* 等。古漢語的輔音尾比藏緬語少，因此要研究漢語聲調的來源，還得要從藏緬語言入手。

漢語四聲是什麼時候、透過什麼過程發展出來的？例如段玉裁就曾經認為「去聲備於魏晉」。如果真是如此，那麼平聲跟上聲是什麼時候、由什麼發展出來的？如果不是如此，那麼四聲的來源又是什麼？漢藏緬語言的比較研究是不是能給我們一些啟發？

Haudricourt (1954) 最先提出越南語聲調是來自輔音韻尾轉化的說法。Pulleyblank (1962) 主張古漢語去聲來自輔音尾 **-s*，龔煌城、梅祖麟都已採納，並且把上古音去聲字都標寫作收 **-s* 尾。李方桂 (1971) 把去聲字寫作

³ 說明：*pacig* > *paciw* > *pacuy*。同樣的，*barig* > *bariw* > *baruy*。

⁴ 說明：此方言詞尾 *aw* 又變成 *o*，因此此例歷經了 *dayag* > *dayaw* > *dayo* 的一連串變化。

⁵ Benedict (1972 : 194, Note 494) 認為原始漢藏語就有兩個聲調。然而當年藏緬語之分群 (subgrouping) 仍然還沒有建立起來，許多藏緬語言的聲調系統仍然不明。

收 *-h 尾，並且不反對在《詩經》以前四聲的分別可能仍是由於韻尾輔音的不同而產生的。

Schuessler (2007 : 30-31) 曾認為上聲來自 *-ʔ，中古上聲大概來自上古的 *-ʔ，因為有些漢語方言上聲字具有喉塞音緊喉的現象，如閩語松陽話；在尼泊爾屬於藏緬語群的 Chepang 語顯示對應古漢語上聲字的語詞都有 -ʔ 尾，例如，羽 waʔ，子 coʔ，涕 tiʔ，尾 meʔ，火 hmeʔ，苦 kháʔ，雨 waʔ。這些例子他轉引許家平 (Ostapirat 1998 : 238) 的材料。他甚至認為這種 *-ʔ 的對應很有說服力，因為許家平列舉那個 7 個例子時，他並沒有想到跟漢語對應之事。

鄭張尚芳 (2003 : 205-212) 也認為上聲來自 -ʔ 尾。他的證據是：「溫州話上聲帶 -ʔ 或緊喉」，而且「漢語方言這種現象分布很廣」(頁 206)。然而，這種語音現象很有可能都是後起的。⁶ 他的另一種證據是「還有一些兄弟語，其漢語上聲對應詞也是帶 -ʔ 的，如臨高話「馬」maʔ，末昂語「瓦」ŋuaʔ，布朗語「五」haʔ，讀得都像入聲短調。」(頁 208)。除了末昂語之外，這些都是壯侗語系或南亞語系的語言，目前並沒有可靠的語言學證據可以證明她們跟漢語有親屬關係，也就不足為憑了。換言之，那些都不是同源詞。

古漢語上聲字又是陰聲字的，書面藏文或書面緬文保存同源詞而有輔音尾的包括：

友 *gwrjəgx, WT *grogs “朋友，同伴”

女 *nriagx, WT nyag-mo “女人”

語 *ngyagx, WT ngag, dngag “講，話”

馬 *mragx, WT rmang “馬”，WB mrang “馬”

坐 *dzuadx, WT sdod, bsdad “坐，在”

母 *məgx, WT ma “母”，WB ma’ “姊妹”

⁶ 有些台灣南島語言，詞首和詞尾的喉塞音都是後起的，並沒有歷史來源。例如邵語，每一個實詞，如果沒有其他輔音，就以喉塞音起始或結尾。

從這些例子看來，原來的輔音尾大都是舌根音，而不是喉塞音，包括鄭張上面所提到的「馬」字，另有一個舌尖音。只有最後一個例子書面緬文似乎才是喉塞音。

總之，這個問題一時還沒有良好的解決辦法。參見丁邦新（1981）。

五、少數民族語言的一些現象可以提供有用的線索⁷

少數民族語言有的現象可以提供線索讓我們解決漢語音韻史方面的一些問題。李方桂先生（1971）的漢語上古音輔音系統有一套清鼻音 *hm、*hn、*hng、*hngw 和清邊音 *hl，相信他是從西南少數民族語言的現象所得到的啟示。藏緬語、苗瑤語、侗水語裡的有些語言就有一套清鼻音，如阿昌語（馬學良 1991：20-21）、苗語（王輔世 1985：8）、瑤語（毛宗武等 1982：13）、水語（李方桂 1977：3）；此外，阿昌語、苗語也都有清邊音。李先生早就有為古漢語構擬清鼻音 *hm 的想法（參見董同龢 1944：13），卻延遲了二十多年才正式為上古音提出一套清鼻音的擬音，那樣才成系統（何大安 2007）。後來馬學良（1991：20）指出：藏語的歷史音變存在「s+濁鼻音」變為清鼻音的規則。古代藏語「s+濁鼻音」的聲母在現代藏語方言裡就有 sm 和清鼻音的差異（參見梅祖麟 2019）。例如：

古代藏語	道孚話	昌都話	
sman	smen	m̥e	藥
sɲiŋ	sɲoŋ	ɲ̥i	心

有的學者，如鄭張尚芳（2003：70）後來也跟著為漢語上古音擬一套清鼻音和清流音。

李先生也為漢語上古音擬了一套圓唇舌根音 *kw、*khw、*gw、*ngw、*hngw，大概也是因為有些西南少數民族語言具有整套圓唇舌根音的關係，如

⁷ 這一節的內容，請參見李壬癸（2019）一文第3節。

侗語（邢公畹 1985：3）、苗語（王輔世 1985：8）、瑤語（毛宗武等 1982：13）。漢語粵方言也有一套圓唇舌根音。他也有可能是受到古印歐語音韻系統的影響。⁸

甲骨文已經有地支這 12 個字，用來記載日期，後來也用來記載年。傣語系有的語言，如貴州的仲家（Dioi），仍然保留這 12 個借詞，也是用來記載日期；又如在印度已消失的 Ahom 語，寮國的 Lao 語，雲南的 Lú 語都用來記載年（Li 1945）。這些傣語借詞的形式很像早期的漢語，時代介於上古音和中古音之間。這種材料對於漢語上古音系統（聲母，韻母，韻尾，聲調）的構擬，都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線索，當年他就曾用來檢驗高本漢的擬音系統有什麼問題和可以改進的方向（請詳見 Li 1945），時至今日也可以用來檢驗各家對上古音的擬音。羅永現（Luo 2008：16ff）也有類似的意見。

傣語系獨山方言（Li 1971）音節尾塞音有這幾種演變：保留、丟失、改變發音方法、變成元音或滑音。這可以為漢語塞音尾的演變過程提供有用的線索。獨山保留了輔音尾 -t，可是其發音方法已變成舌尖後音 -ɖ 了。過去漢學家很納悶，不解為什麼中古音的 -t 尾常用來作為外語（藏文，梵文）的 -t, -d 以至 -l 或 -r 的譯音。獨山方言的證據提示：漢語中古音的 -t 很可能已經變成舌尖後音 -ɖ 了，也有可能已成為濁音 -ɖ 或閃音 -r 了。中古的 -t 尾在北方官話都已消失，不像上古的 *-d 尾變成前高元音或滑音 -i，大概舌尖後音的音值使他無法變成 -i 滑音。又如獨山方言的 -k 在 a 元音後變成後高展唇的元音或滑音 ɨ，即 -ai。漢語上古音的 *-g 變成中古音 -i，獨山的 ɨ 可以說就是 *-g 跟 -i 之間的過渡音，即 *-g > -ɨ > -i。台灣南島語言賽德克霧社方言幾乎正是如此，它就有 -ag > -ai > -aw 的內部證據和發音歧異的證據，⁹ 可以支持李先生的這種推斷。上古音濁音尾大約在二千年前才元音化：*-əg > -əi, *-əd > -ai 如此我們才能說明兩漢的韻文之部跟微部並不相混。

⁸ 古印歐語輔音系統有一套圓唇舌根音 *kw-、*gw-、*gwh-。李先生在芝加哥大學求學時，他曾經師從印歐語權威學者 Karl Buck 並且修過相關課程。

⁹ 基本上這是本人的看法。至於賽德克語之有過渡音 ɨ，我要感謝土田滋對我的提示。

六、結語

研究方法一定要很嚴謹，研究結果才可靠。我們以較嚴謹的態度來檢驗漢語上古音的一些重要課題：第一，陰聲字應該有跟入聲字很相近的輔音尾，而不是開音節。第二，聲母的兩個流音得要跟藏緬語言對應得起來，音節尾似乎也可以做相同的處理或思考。第三，聲調的起源問題相當複雜，有些學者認為上聲調來自喉塞音尾，證據還不充分。這個問題尚有待進一步研究。

少數民族語言的現象，尤其跟漢語有親屬關係的各種藏緬語言，確實有助於解決不少漢語的問題。但是，一個問題的解決，仍然應取決於漢語內部的證據，而不宜完全利用藏緬語言外部的證據來替代。

引用文獻

一、傳統文獻

〔清〕段玉裁撰，《六書音均表》。

二、近人論著

丁邦新，1981，〈漢語聲調源於韻尾說之檢討〉，收入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會議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會議論文集（語言文字組）》（臺北：中央研究院），頁 267-283。

丁邦新，1987，〈上古陰聲字具輔音韻尾說補證〉，《國文學報》16：59-66。

王 力，1958，《漢語史稿》（上冊），北京：科學出版社。

王輔世主編，1985，《苗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毛宗武、蒙朝吉、鄭宗澤編，1982，《瑤族語言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邢公畹，1985，《三江侗語》，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李方桂，1971，〈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1/2：1-61。

李壬癸，2019，〈李方桂先生調查西南少數民族語言的足跡〉，《中國語言學集刊》12.1：3-12。

何大安，2007，〈尖端與洞見：李方桂先生的語言學研究〉，收入黃兆強主編《二十世紀人文大師的風範與思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頁 413-427。

馬學良主編，1991，《漢藏語概論》（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董同龢，1944，《上古音韻表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 21，重刊於 1967 年），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楊秀芳，1976，〈賽德語霧社方言的音韻結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7.4:611-706。

梅祖麟，2019，〈隔世論學三重奏——與董同龢、李方桂、馬學良三位先生論學的回憶〉，《聲韻論叢》22：1-19。

鄭張尚芳，2003，《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龔煌城，1993，〈從漢、藏語的比較看漢語上古音流音韻尾的擬測〉，《西藏研究論文集》4：1-18。
- 龔煌城，1994，〈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若干聲母的擬測〉，《聲韻論叢》1：73-96。
- 龔煌城，2003，〈從原始漢藏語到上古漢語以及原始藏緬語的韻母演變〉，收入何大安主編《古今通塞：漢語的歷史與發展——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組）》（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頁187-223。
- Baxter, William H. 1992.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Benedict, Paul K.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ller, Anthony V.N., Jerold A. Edmondson, and Yongxian Luo, eds. 2008. *The Tai-Kadai Languag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Gong, Hwang-cherng. 1995. "The system of finals in Proto-Sino-Tibetan." *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8), ed. by William S-Y. Wang, 41-92, Berkele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 Haudricourt, André-G. 1954. "De l'Origine des Tons en Viêtnamien." *Journal Asiatique* 242: 69-82.
- Karlgren, Bernhard. 1940. *Grammata Serica: 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2).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s://archive.org/details/Bulletin12/mode/2up>. (Republished in 1966,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
- Li, Fang-kuei. 1945. "Some Old Chinese Loan Words in the Tai Language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8.3/4: 333-342.
- Li, Fang-Kuei. 1971. "The Final Stops in Tush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BIHP)* 43.2: 195-200.
- Li, Paul Jen-kuei. 1982. "Linguistic Variation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the

- Ataylic Dialects.”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14.1/2: 167-191.
- Li, Paul Jen-kuei. 2019. “Establishing 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Families in Southeast Asia on a More Solid Linguistic Basis.” *The Ancestry of the Languages and Peoples of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29), ed. by Jiangping Kong, 1-24, Berkele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 Luo, Yongxian. 2008. “Sino-Tai and Tai-Kadai: Another look.” *The Tai-Kadai languages*, ed. by Anthony V.N. Diller, Jerold A. Edmondson & Yongxian Luo, 9-28,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Ostapirat, Weera. 1998. “Tiddim Chin Ton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1.1: 235-248.
- Pulleyblank, E. G. 1962.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r* (New Series) 9.1: 58-144.
- Pulleyblank, E. G. 1962.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Part II.” *Asia Major* (New Series) 9.2: 206-265.
- Schuessler, Axel. 1974. “R and L in Archaic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2: 186-199.
- Schuessler, Axel. 2007. *ABC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Old Chine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Ting, Pang-hsin. 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Special Publications 65).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Wang, William S-Y. 1969. “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1: 9-25.
- Yakhontov, S. E. 1976. “Начальные л и г в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2, 78-87,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漢譯本：〈上古漢語的開頭輔音 L 和 R〉，收入氏著，唐作藩、胡雙寶選編《漢語史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年），頁 156-165。)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paulli@gate.sinica.edu.tw

How Minority Languages Can Provide Clues to Resolving Problems in Historical Chinese Phonology

*Li, Paul Jen-kuei**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study of minority languages in Southwest China can help provide clues to resolving 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including the liquids, the syllable-finals of *yinshengzi*, evolution of tones, voiceless nasals, laterals and labiovelars. A vexing problem is that *l* in Chinese corresponds to *r* i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and vice versa. Another controversial issue is whether there were syllable-final consonants in *yinshengzi* in Archaic Chinese. Careful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hinese and Tibeto-Burman languages may help resolve such vexing problems. Not only the genetically related Tibeto-Burman languages, but also genetically unrelated languages may shed light on how to account for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including the voiceless nasals and labiovelars, as found in the phonologies of the minority languages of different language families.

Keywords: Archaic Chinese, liquids, *yinshengzi*, evolution of tones, voiceless nasals, labiovelars

* Academician, Academia Sinica; Adjunc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